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個水滸

(七)

施耐庵著
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七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水滸

第三十四回

『鎮三山』大鬧青州道

『霹靂火』夜走瓦礫場

話說那黃信上馬，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；劉知寨也騎着馬，身上披掛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。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，各執着纓鎗棍棒，腰下都帶短刀利劍，兩下鼓，一聲鑼，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。衆人都離了清風寨，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，前面見一座大林子。正來到那山嘴邊，前頭寨兵指道：『林子裏有人窺望。』都立住了脚。黃信在馬上問道：『爲甚不行？』軍漢答道：『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。』黃信喝道：『休睬他，只顧走！』

看看漸近林子前，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，一齊響起來。那寨兵人等，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黃信喝道：『且住，都與我擺開。』叫道：『劉知寨，你壓着囚車。』劉高在馬上，死應不得，只口裏念道：『救苦救難天尊。』便許下十萬卷經，三百座寺，救一救。驚的臉如成精的木瓜，青一回，黃一回。這黃信

是個武官，終有些膽量，便拍馬向前看時，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，一個個身長力壯，都是面惡眼凶，頭裹紅巾，身穿納襖，腰懸利劍，手執長鎗，早把一行人圍住。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：——一個穿青，一個穿綠，一個穿紅，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當住去路。中間是『錦毛虎』燕順，上首是『矮脚虎』王英，下首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。三個好漢大喝道：『來往的到此當住脚，留下三千貫買路黃金，任從過去。』黃信在馬上大喝道：『你那廝們，不得無禮，「鎮三山」在此！』三個好漢睜着眼，大喝道：『你便是「鎮三山」，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，沒時，不放你過去。』黃信說道：『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，有甚麼買路錢與你？』那三個好漢笑道：『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，便是趙官家駕過，也要三千貫買路錢；若是沒有，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，待你取錢來贖。』黃信大怒，罵道：『強賊，怎敢如此無禮！』喝叫左右擗鼓鳴鑼。黃信拍馬舞劍，直奔燕順。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，來戰黃信。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，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，怎地當得他三個住；亦且劉高是個文官，又向前不得，見了這般勢頭，只待要走。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，壞了名聲，只得一騎馬，撲喇喇跑回舊路，三個頭領，挺着朴刀趕將來。黃信那里顧得衆人，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。衆軍見黃

信回馬時，已自發聲喊，撇了囚車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劉高，見勢頭不好，慌忙勒轉馬頭，連打三鞭；那馬正待跑時，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，早把劉高的馬掀翻，倒撞下來。衆小嘍囉一發向前，拿了劉高，搶了囚車，打開車輛，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，便跳出來，將這縛索都掙斷了，却打碎那個囚車，救出宋江來。自有那幾個小嘍囉，已自反剪了劉高，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，亦有三匹駕車的馬，却剝了劉高的衣服，與宋江穿了，把馬先送上山去。這三個好漢，一同花榮并小嘍囉，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，押回山寨來。

原來這三位好漢，爲因不知宋江消息，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，直來清風鎮上探聽，聞人說道：『都監黃信擲蓋爲號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車囚了，解投青州來。』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，帶了人馬，大寬轉兜出大路來，預先截住去路，小路裏亦差人伺候。因此救了兩個，拿得劉高，都回山寨裏來。

當晚上的山時，已是二更時分，都到聚義廳上相會，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，三個好漢對席相陪，一面且備酒食管待。燕順分付，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。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，說道：『花榮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，報了冤讎，此恩難報。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，必然被黃信擒捉，

却是怎生救得？燕順道：『知寨放心，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；若拿時，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。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，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。』便差小喽囉下山，先去探聽。花榮謝道：『深感壯士大恩。』宋江便道：『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廝來。』燕順便道：『把他綁在將軍柱上，割腹取心，與哥哥慶喜。』花榮道：『我親自下手割這廝。』宋江罵道：『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？今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』花榮道：『哥哥問他則甚？』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剜，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；小喽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。宋江道：『今日雖殺了這廝濫污匹夫，只有那個淫婦，不曾殺得，出那口大氣。』王矮虎便道：『哥哥放心，我明日自下山去，拿那婦人，今番還我受用。』衆皆大笑。當夜飲酒罷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來，商議打清風寨一事。燕順道：『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一日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。』宋江道：『也見得是，正要將息人強馬壯，不在促忙。』

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，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，便點寨兵人馬，緊守四邊柵門。黃信寫了申狀，叫兩個教軍頭目，飛馬報與慕容知府。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，連夜陞廳，看了黃信申狀，反了花榮，結連清風山強盜，時刻清風寨不保，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將保守地方。知府看了大

驚，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，急來商議軍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，姓秦，諱個明字，因他性格急躁，聲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『霹靂火』。秦明祖是軍官出身，使一條狼牙棒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那火聽得知府請喚，逕到府裏來見知府，各施禮罷。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，教秦統制看了，秦明大怒道：『紅頭子敢如此無禮，不須公祖憂心，不才便起軍馬，不拿了這賊，誓不再見公祖！』慕容知府道：『將軍若是遲慢，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。』秦明答道：『此事如何敢遲誤？只今連夜便去點起人馬，來日早行。』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乾糧，先去城外等候賞軍。秦明見說反了花榮，怒忿忿地上馬，奔到指揮司裏，便點起一百馬軍，四百步軍，先叫出城去取齊，擺布了起身。

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，擺了大碗盪下酒，每一個人三碗酒，兩個饅頭，一斤熟肉。方纔備辦得了，却望見軍馬出城，看那軍馬時，擺得整齊，但見：

烈烈旌旗似火，森森戈戟如麻，陣分八卦擺長蛇，委實神驚鬼怕。鎗見綠沉紫綵，旗飄繡帶紅霞，馬蹄來往亂交加。乾坤生殺氣，成敗屬誰□。

當日清早，秦明擺布軍馬，出城取齊，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，領兵起行。慕容知府看見

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，果是英雄無比，但見：

盔上紅纓飄烈燄，錦袍血染猩猩，連環鎖甲砌金星。雲根靴抹綠，龜背鎧堆銀。坐下馬如同獬豸，狼牙棒密嵌銅釘。怒時兩目便圓睜，性如霹靂火，虎將是秦明。

當下「霹靂火」秦明在馬上出城來，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，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，下馬來和知府相見，施禮罷，知府把了盞，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：「善觀方便，早奏凱歌。」賞軍已罷，放起信礮，秦明辭了知府，飛身上馬，擺開隊伍，催趲軍兵，大刀闊斧，逕奔清風寨來。

原來這清風鎮却在青州東南上，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，可早到山北小路。

却說清風山寨裏這小嘍囉們探知備細，報上山來。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，只聽的報道：「秦明引兵馬來。」都面面厮覷，俱各駭然。花榮便道：「你衆位俱不要慌。自古兵臨告急，必須死敵，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須力敵，後用智取，如此如此，好麼？」宋江道：「好計！正是如此行。」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，便叫小嘍囉各自去准備。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，一副衣甲，弓箭鐵鎗，都收拾了等候。

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，離山十里，下了寨柵。次日五更造飯，軍士喫罷，放起一個信礮，直奔清風山來，揀空闊去處，擺開人馬，發起搦鼓，只聽見山上鑼聲震天響，飛下一彪人馬出來。秦明勒住馬，橫着狼牙棒，睜着眼睛看時，却見衆小嘍囉簇擁着「小李廣」花榮下山來。到得山坡前，一聲鑼響，列成陣勢，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，朝秦明聲個喏。秦明大喝道：「花榮，你祖代是將門之子，朝廷命官，教你做個知寨，掌握一境地方，食祿於國，有何虧你處？却去結連賊寇，反背朝廷。我今特來捉你，會事的下馬受縛，免得腥手污腳。」花榮陪着笑道：「總管容覆聽稟：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？實被劉高這廝，無中生有，官報私讎，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權且躲避在此，望總管詳察救解。」秦明道：「你兀自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剗地花言巧語，扇惑軍心。」喝叫左右兩邊搦鼓。秦明輪動狼牙棒，直奔花榮。花榮大笑道：「秦明，你這廝原來不識好人饒讓。我念你是個上司官，你道俺真個怕你！」便縱馬挺鎗，來戰秦明。兩個就清風山下廝殺，真乃是棋逢敵手難藏倖，將遇良材好有功。這兩個將軍比試，但見：

一對南山猛虎，兩條北海蒼龍。龍怒時頭角崢嶸，虎鬪處爪牙猶惡。爪牙猶惡，似銀鈎不離錦毛；頭角崢嶸，如銅葉振搖金色樹。翻翻覆覆，點鋼鎗沒半米放閑；往往來來，狼牙棒有千般解數。

狼牙棒當頭劈下，離頂門只隔分毫；點鋼鎗用力刺來，望心坎微爭半指。使點鋼鎗的壯士，威風上逼斗牛寒；舞狼牙棒的將軍，怒氣起如雲電發。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，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。

當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，鬪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連鬪了許多合，賣個破綻，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。秦明大怒，趕將來。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，把馬勒個定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拔箭，拽滿弓，紐過身軀，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，却似報個信與他。秦明喫了一驚，不敢向前追趕，霍地撥回馬，恰待趕殺，衆小嘍囉一閃地都上山去了。花榮自從別路，也轉上山寨去了。秦明見他都走散了，心中越怒道：『耐這草寇無禮！』喝叫鳴鑼搗鼓，取路上山。衆軍齊聲納喊，步軍先上山來。轉過三兩個山頭，只見上面擂木，礮石，灰瓶，金汁，從巉峻處打將下來。向前的退步不迭，早打倒三五十個，只得再退下山來。

秦明是個性急的人，心頭火起，那裏按納得住，帶領軍馬，繞山下來，尋路上山。尋到午牌時分，只見西山邊鑼響，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。秦明引了人馬，趕將去時，鑼也不響，紅旗都不見了。秦明看

那路時，又沒正路，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，却把亂樹折木，交叉當了路口，又不能上去得。

正待差軍漢開路，只見軍漢來報道：『東山邊鑼響，一陣紅旗軍出來。』秦明引了人馬，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，看時，鑼也不鳴，紅旗也不見了。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，都是亂樹折木，斷塞了砍柴的路逕。

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：『西邊山上鑼又響，紅旗軍又出來了。』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，看時，又不見一個人，紅旗也沒了。秦明是個急性的人，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。

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，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，急帶了人馬，又趕過來東山邊，看時，又不見有一個賊漢，紅旗都不見了。

秦明氣滿胸脯，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，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。秦明怒氣衝天，大驅兵馬，投西山邊來，山上山下看時，並不見一個人。秦明喝叫軍漢，兩邊尋路上山，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：『這裏都不是正路，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，可以上去。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，惟恐有失。』秦明聽了，便道：『既有那條大路時，連夜趕將去。』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軍乏，巴得到那山下時，正欲下寨造飯，只見山上火把亂起，鑼鼓亂鳴。秦明轉怒，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。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，又射傷了些軍士，秦明只得回馬下山，且教軍士只顧造飯。恰纔舉得火着，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，呼風唵哨下來。秦明急待引軍趕時，火把一齊都滅了。當夜雖有月光，亦被陰雲籠罩，不甚明朗。秦明怒不可當，便叫軍士點起火把，燒那樹木，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。秦明縱馬上來看時，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，照見花榮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飲酒。秦明看了，心中沒出氣處，勒着馬，在山下大罵。花榮回道：「秦統制，你不必焦躁，且回去將息着，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。」秦明大叫道：「反賊，你便下來，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，却再做理會。」花榮笑道：「秦總管，你今日勞困了，我便贏得你，也不爲強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却來。」秦明越怒，只管在山下罵，本待尋路上山，却又怕花榮的弓箭，因此只在山坡下罵。

正叫罵之間，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，只見這邊山上，火礮火箭，一齊燒將下來；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，把弓弩在黑影裏射人。衆軍馬發喊，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。此時已有三更時分，衆軍馬正躲得弩箭時，只叫得苦，上溜頭滾下水來，一行人馬却都在溪

裏，各自掙扎性命。爬得上岸的，盡被小嘍囉撓鉤搭住，活捉上山去了；爬不上岸的，盡淹死在溪裏。且說秦明此時怒氣衝天，腦門粉碎，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，秦明把馬一撥，搶上山來。走不到三五十步，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去。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，把秦明搭將起來，剝了渾身戰襖，衣甲，頭盔，軍器，拿條繩索綁了，把馬也救起來，都解上清風山來。

原來這般圈套，都是花榮和宋江的計策。先使小嘍囉或在東，或在西，引誘的秦明人困馬乏，策立不定；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，等候夜深，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，上面却放下水來。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。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，一大半淹死在水中，都送了性命；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，奪了七八十匹好馬，不曾逃得一個回去。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。

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，早是天明時候。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，小嘍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。花榮見了，連忙跳離交椅，接下廳來，親自解了繩索，扶上廳來，納頭拜在地下。秦明慌忙答禮，便道：『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們碎屍而死，何故却來拜我？』花榮跪下道：『小嘍囉不識尊卑，誤有冒瀆，切乞恕罪。』隨即便取衣服與秦明穿了。秦明問花榮道：『這位爲頭的好漢，却是甚人？』花榮道：『這位

是花榮的哥哥，鄆城縣宋押司宋江的便是。這三位是山寨之主：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。」秦明道：「這三位我自曉得，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麼？」宋江答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秦明連忙下拜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會義士！」宋江慌忙答禮不迭。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，問道：「兄長如何貴足不便？」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，直至劉知寨拷打的故事，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。秦明只把頭來搖道：「若聽一面之詞，誤了多少緣故。」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。」燕順相留且住數日，隨即便叫殺牛宰馬，安排筵席飲宴。拿上山的軍漢，都藏在山後房裏，也與他酒食管待。

秦明喫了數杯，起身道：「衆位壯士，既是你們的好情分，不殺秦明，還了我盔甲，馬匹，軍器，回州去。」燕順道：「總管差矣。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，都沒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」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？不如權在荒山山寨住幾時。本不堪歇馬，權就此間落草，論秤分金銀，整套穿衣服，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？」秦明聽罷，便下廳道：「秦明生是大宋人，死是大宋鬼。朝廷教我做兵馬總管，兼受統制使官職，又不曾虧了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強人，背反朝廷？你們衆位要殺時，便殺了我，休想我隨順你們。」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：「秦兄長息怒，聽小弟一言：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無可奈何，被逼迫的如此。總管

既是不肯落草，如何相逼得你隨順？只且請少坐，席終了時，小弟討衣甲，頭盔，鞍馬，軍器還兄長去。」秦明那裏肯坐。花榮又勸道：「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，人也尙自當不得，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？」秦明聽了，肚內尋思，也說得是。再上廳來，坐了飲酒。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，陪話勸酒。秦明一則軟困，二乃吃衆好漢勸不過，開懷喫得醉了，扶入帳房睡了。這裏衆人自去行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，跳將起來，洗漱罷，便要下山。衆好漢都來伯留道：「總管，且喫早飯動身，送下山去。」秦明則性急的人，便要下山。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，取出頭盔，衣甲，與秦明披掛了，牽過那匹馬來，并狼牙棒，先叫人在山下伺候，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，相別了，交還馬匹軍器。秦明上了馬，拿着狼牙棒，趁天色大明，離了清風山，取路飛奔青州來。到得十里路頭，恰好已牌前後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，並無一個人來往。秦明見了，心中自有八分疑忌，到得城外看時，原來舊有數百人家，却都被火燒做白地，一片瓦礫場上，橫七豎八，殺死的男子婦人，不計其數。秦明看了大驚，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，跑到城邊，大叫開門時，只見門邊吊橋高拽起了，都擺列着軍士旌旗，擂木炮石。秦明勒着馬大叫，城上放下吊橋，度我入城。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，便擡起鼓來，吶着喊。秦明叫道：「我是

秦總管，如何不放我入城？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：『反賊，你如何不識羞恥！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，把許多好百姓殺了，又把許多房屋燒了；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。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，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！』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，早晚拿住你時，把你這廝碎屍萬段。』秦明大叫道：『公祖差矣。』秦明因折了人馬，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，方纔得脫，昨夜何曾來打城子？』知府喝道：『我如何不認的你這廝的馬匹、衣甲、軍器、頭盔，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，你如何賴得過？便做你輸了被擒，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？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，你的妻子，今早已都殺了。你若不信，與你頭看。』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，教秦明看。秦明是個性急的人，看了渾家首級，氣破胸脯，分說不得，只叫得苦屈。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，秦明只得回避，看見遍野處火焰，尙兀自未滅。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，恨不得尋個死處，肚裏尋思了半晌，縱馬再回舊路。行不得十來里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，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，不是別人，宋江、花榮、燕順、王英、鄭天壽，隨從一二百小嘍囉。宋江在馬上欠身道：『總管何不回青州？獨自一騎投何處去？』秦明見問，怒氣道：『不知是那個天不蓋，地不載，該剛的賊，裝做我去打了城子，壞了百姓人家房屋，殺害良民，』